

毛澤東孫子

(本文插圖刊第107頁)

毛新宇的悲哀

●汪 華 (大陸旅美學人)

做壞事的人無後嗣

自古以來有「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」的說法。如若明主易以暴君，則富不過三代，秦朝傳二世而亡。蘇聯斯大林傳位於女婿馬林科夫，當權不一年就垮台，羅馬尼亞齊奧斯古不僅未福澤子侄，更禍及自身和妻子。這些歷史規律，在毛澤東的身後立即體現出來。是報應是劫數，是上蒼的懲罰，古今中外帝王之家多出逆子二臣，不得善終，即使倖存者，其智能往往在常人之下。三國時的阿斗，有大智大勇的諸葛亮也難保他的社稷江山。

毛澤東大兒子毛岸英死於朝鮮戰場，二兒子毛岸龍流失人間不知所終，三兒子毛岸青終身痴呆。這對毛澤東的心理打擊極大，毛某自稱風流人物，也不能掩飾他內心的痛苦。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批判彭德懷反對大躍進三面紅旗「罪行」時，越說越氣，說漏了嘴，竟說：「始作俑者（指他自己），其無後乎，我沒有後，一個兒子被打死了，一個兒子瘋掉了……」毛澤東引用孔夫子的話說，倡導做壞事的人，是沒有後嗣的。上蒼真公平，毛澤東屠殺人民幾千萬

，竟由唯一的嫡孫毛新宇「現世報」，演活笑劇在人間，供後世觀賞、警誡。

胃口最大借錢不還

毛澤東的瘋兒子毛岸青之子毛新宇，是個肥崽，體重一百多公斤。據毛新宇的老師，人民大學教師陸野透露，毛新宇過於肥胖，他的嘴裏總需要不停地吃，家裏爲了讓他節食，不給他足夠的膳食費，於是他向同學們東借西借，開始時借飯票、菜票，後來借人民幣，先借幾毛錢，後來借幾元錢，再後借到幾十元錢，他的忘性大，總是有借無還。

毛新宇喜歡搶別人的飯，他看到別人的飯好時，便把一雙黑乎乎的手插進別人的飯盒裏，人家看一雙髒手，弄髒自己的飯盒，只好奉送給他。毛新宇吃飯不用勺，不用筷，全用手抓著吃，他說他的十個指頭，就是十根筷子，用起来比筷子靈活。

他不喜歡動，喜歡到處站立，他走起路來，極像他的爺爺毛澤東邁著外撇八字腳，慢慢走。走幾步停下來，有時停在田徑場上，有時停在籃

球場旁邊，既不看賽球，也不當啦啦隊，等球打完了，觀眾走光了，他仍舊痴痴呆呆站在那裏，眼望雲天，沒人知道他在看什麼或想什麼。

愛舔暖瓶蓋和紙張

有時在見不得陽光的角落暗處，舔紙和暖瓶蓋，在他舔之前，像做賊一樣，總要四處張望，他的舔癮很大，每天必舔數十次，每次要舔幾分鐘。在他的書包裏和衣服口袋裏，一定有兩樣東西是不可少的，那就是他的舔物——暖瓶蓋和紙張。毛新宇不愛開玩笑，常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樣。即使開玩笑也總離不開「皇帝和大臣」這個永恆的主題。每次當皇帝的總是他，因為他不能容忍同學有誰比他更高。有一次在聽完中國古代宗法制度課之後，他頗有感慨地說：「按照傳統法，我應該當皇帝。」對他來說，這不過只是逝去的夢，若不是毛澤東死去太早，如果活到現在才死去，也許他這個夢能夠實現。君不見金日成傳子金正日嗎？他喜歡聽有關皇帝的課，諸如皇帝的繼承、皇帝教育、皇帝的舉止、皇帝的婚姻、甚至皇帝的葬禮，他都會聽得津津有味，不時

會發出大笑的吼聲。

個人住房是小朝廷

他喜歡用皇帝用語說話。自稱「寡人」、「朕」、去洗澡時對同學說：「寡人欲浴」、要吃飯時說：「朕欲食」、要睡覺時說：「朕欲眠」、甚至要方便時，也要說：「寡人如廁」等等。他所住的一一五號單人房間，幾乎成了他夢中的小朝廷。他還喜歡像皇帝那樣辦事。他像他爺爺那樣，在中國古代皇帝中，他最推崇漢武帝、唐太宗和朱元璋，他最愛朱元璋，他感到朱元璋與毛澤東有太多相似的經歷。朱元璋以貧農子弟登上帝位，他用保守的作法壓抑了經濟活動，他歧視商人，打擊地主，浙江一帶有錢的人，差不多全被他殺光了。禁止對外通商，下令連一片木板也不許下海，他希望拉平貧富差距，並採用中央集權的高壓方式來強行控制，要全國向最低標準的貧下中農生活方式看齊。毛澤東的「深挖洞、廣積糧」也來自朱元璋。毛新宇所以得出結論：「皇帝治國，既不能讓宰相權力過高，也不能使軍權旁落。」這說明他是專制獨裁的擁護者。

他常常會高興地分封諸侯，一次與之所至，竟封到歷史系團總支書記的頭上，先封他一個兵部尚書，又覺不妥，忙改口說：「汝生性怯弱，不宜治兵，給汝個戶部尚書吧。」弄得總支書啼笑皆非，只好向上級彙報。

看一眼就知他是誰

作爲一個特殊學生，毛新宇的體態都與別人

不同，他身高一百七十四公分，體重一百二十八斤，腰圍三尺五寸，配上他那又黑又胖的臉蛋，顯得特別突出。無論冬夏，他總是喜歡穿深藍色或黑色的布製衣褲，這使他站在衣著五光十色的大學生中特別顯眼，不管有多少人在一起，你總會一眼看出他就是毛新宇。

剛上大學不久，他忽然與之所至，想寫些家內祕聞，但苦無才氣，便找了一位同班湖南老鄉，由毛口述，這位同學筆記整理。文章寫成後，由毛送至《湖南青年》雜誌，編輯看後，感到其中涉及一些中央機密，遂告其母邵華，邵華聽後，一面勒令禁止出版該文章，一面大興問罪之師，要找該學生算賬。毛新宇這時更矢口否認是他主動提出要撰寫該文章的，反而向邵華哭訴，他是那位同學威逼他說出他本人不願說出的家庭內幕，另外他又大肆威脅那位同學，不許說出實情，否則會叫他的家庭和本人一輩子不能翻身。此後，毛新宇便不放過任何機會爲自己樹立威信，常常說某某部長、某某省長都是他的好朋友，同學們當然相信，因爲以他的身分認識這些人是不足爲奇的。他們只能必恭必敬地侍候著他。每到周末，毛新宇回家了，同學們才算「解放」了。

每門功課均六十分

毛新宇從中學時代便曠課嗜睡，只因沾了「龍孫」的光，才被趨炎附勢之徒「保送」進了中共第二黨校——中國人民大學。入學後陋習不改，仍貪睡成性，功課極差，英語成績幾乎是零分。毛新宇最不喜歡考試，所以無論什麼考試他總

是第一個交卷，妙就妙在幾乎門門考試都是六十分，這真是受到乃祖毛澤東的真傳，毛澤東在「文革」時教導紅衛兵時說，對教員要有造反精神，功課能打六十分就夠了。一位古文字的教授深有感觸地說，六十分意味著什麼，我們都很清楚，但古文是什麼，他幾乎不知道。因爲他和他爺爺毛澤東一樣都不喜歡英語，毛澤東年年學英語，但到頭來連個一二三四、東南西北也不能說，不能寫，毛的孫子仍有他的遺風，學校只好批他個「免修英語」，使毛新宇成爲中國人民大學唯一不學外語的本科生。除了外語課免修和考古課不及格外，其它功課均打「六十分」，所以同學們送他一個「六十分」的雅號。

一本筆記存無幾行

毛新宇雖然功課門門打六十分，但聽課永遠坐在第一排，這樣進出教室會方便得多，省著多走路。在教室的絕大部分時間裏，他都是坐在那裏呆呆地發愣，但有時會突然發出一兩聲哈哈大笑的聲音，最初，教授和學生都不知所措，不知出了什麼事，時間長了才弄懂了這笑聲的含意，原來是「我懂了」。可見大多數時間裏，他根本不懂教授講的是什麼。

無論上幾門課，毛新宇永遠祇用一本筆記簿。第一頁可能記的是中國古代史，下一頁可能記的是世界史。好在一堂聽下來，記不了幾行字，所以幾個學期下來，他也記不滿一個小本子。

龍孫毛新宇的笑話太多了，可作爲今世做皇帝夢者誠。